真誥/卷0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二 ◄

真誥
卷十三

► 卷十四

○稽神樞第三

地下主者，復有三等，鬼帥之號，復有三等，並是世有功德，積行所鍾，或身求長生，步道所及；或子弟善行，庸播祖禰；或諷明洞玄，化流昆祖（《洞玄》即《大洞玄經》，讀之萬遍，七祖已下，並得煉質南宮，受化胎仙。非今世所稱《洞玄靈寶經》也）。夫求之者非一，而獲之者多途矣。要由世積陰行，然後皆此廣生矣。鬼帥武解，主者文解，俱仙之始也。度名東華，簡刊上帝，不隸酆宮，不受制三官之府也（又別云：心勤於事，欲兼味於清正，華目以隨世，畏死而希仙者，亦多作文武解主者）。其一等地下主者，散在外舍，閑停無業，不受九宮教製，不聞練化之業。雖俱在洞天，而是主者之下者。此自按四明法，一百四十年，依格得一進耳。一進始得步仙階，給仙人之使令也（依《劍經》，主者大有品秩，遷轉年限，賒促懸殊，此等數之目，異於品名，反以多為貴，如此階秩矣）。其二等地下主者，便徑得行仙，階級仙人，百四十年，進補管禁位。管禁之位，如世間散吏者也。此格即地下主者之中條也。李東等今在第一等中（李東，曲阿人，乃領戶為祭酒，今猶有其章本，亦承用鮑南海法。東才乃凡劣，而心行清直，故得為最下主者使，是許家常所使。永昌元年，先生年二十三，就其受六甲陰陽行廚符，既相關悉，聊復及之耳）。

其第三等，地下主者之高者，便得出入仙人之堂寢，遊行神州之鄉，出館易遷、童初二府，入晏東華上台，受學化形，濯景易氣，十二年氣攝神魂，十五年神束藏魄，三十年棺中骨還附神氣，四十年平復如生人，還遊人間，五十年位補仙官，六十年得遊廣寒，

百年得入昆盈之宮。此即主者之上者，仙人之從容矣。

張薑子等先在第二等中，亦始得入易遷耳。鬼帥之位次，亦如此矣（主者之位，亦不限男女。按此年限，得棺中之骨，便得出生世中，亦往往有此，改變隱適，難已意量，殆入不可思議之境耳）。易遷、童初二宮，是男女之堂館也。其中閑靜，東海青童君，一年再遊，校此諸宮，觀見群輩也（一年再遊，似依傳中曰：而前書云：正月二十三日，東宮上人來，便是不必復有定期也）。趙素台在易遷宮中，已四百年，不肯徙，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。趙素台是趙熙女，漢時為幽州刺史，有濟窮人於河中，救王惠等，於族誅行陰德，數十事，故其身得詣朱陵，兒子今並得在洞天中也。熙恒出入在定錄府，素台數微服遊行道巷，盼山澤以自足矣（趙熙，《漢書》不顯，微服遊行，蓋謂在洞天中耳。不應乃出世中也）。易遷中有高業而蕭條者，有竇瓊英、韓太華、劉春龍、王進賢、李奚子、郭叔香，此數人並天姿鬱秀，澄上眇邈，才及擬勝，儀觀駭眾。此則主者之高者，仙官之可才。其次及得張善子輩，鄧伯苗母有善行，故後來人多宗茊之。竇瓊英者，竇武妹也，其七世祖有名峙者，以藏枯骨為業，以活死為事，故祚及於英身矣（竇武字遊平，竇融玄孫。峙則應是融祖也，武亦恒以財物散施天下貧乏，靈帝時為大將軍，與陳蕃俱被誅。其母產武時，並產一蛇，蛇出即走上南山，至母死，無何而來。哀泣良久又去，亦所以為異，但未解俱承七世之慶，兄戮而妹仙當）。非道家之北斗也，鬼官別有北斗君，以司生殺爾（按孫皓敗將張悌軍人柳榮病死，已三日，且忽起大呼云：至北斗門下，見人縛悌來，因是驚誤爾日晚，悌戰死，如此即應是第四宮也。今第五，第六宮不顯所主者，恐是考責之府也）。

鬼官之太帝者，北帝君也，治第一天宮中，總主諸六天宮，餘四天宮，其四明公各在其中治（雖云各治一宮，又不顯各在何宮，宮既並列，復不得依位作四方言之。尋其公次第高下，則第二宮名為西明公治，第三宮東明公治，第四宮北斗君治，及次南次北也）。二天宮立一官，六天凡立為三官，三官如今刑名之職，主諸考謫，常以真仙，司命兼以總禦之也。並統仙府，共司生死之任也，大斷製皆由仙官（道家常呼三官者是此也，而《消魔經》云：岱宗，又有左火官、右水官及女官，亦名三官，並主考罰。今三茅君通掌之。大君為都統，保命為司察矣。所以隸仙官者，以為天下人不盡皆死，其中應得真仙，則非北帝所詮。或有雖死而神化反質者，如此皆在真仙家簡錄，故司命之職，應而統之也）。鬼官北斗君乃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，此鬼一官，又隸九星之精，上屬北晨玉君（天上北斗有所司察，故鬼官亦置此職，以精象相應，統領既關璿璣，是以仰隸太上之曹也）。

府耳，未必盡徑來也。別更一二密可示爾同氣，令知鬥處幽間之泰也。道業可不勖哉（此三人外書並不顯，《後漢》有李雲，亦為白馬令。以直言忤旨死，令示同氣者，謂以告長史掾也）。

七月二十四日夜，保命君告（按前受，長史、司馬諸人，雖定錄所告，而應是初說洞中事，是丑年十一月。今此說雜人，乃宜繼後，反為七月，復不應是寅年，進退拯難詳，從地下主者來，凡十四條，並有掾寫共一卷也）。

含真台洞天中皆有，非獨此也。此一台偏屬太元府，隸司命耳。其中有女真二人總之，其一女真是張微子。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女也。微子好道，因得屍解法，而來入此，亦先在易遷中，微子常服霧氣，自云：霧氣是山澤水火之華精，金石之盈氣也。久服之，則能散形入空，與雲氣合體。微子自言受此法於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，文期，青童之妹也。微子曾精思於寢靜，誠心感靈，故文期降之，授以服霧之道也。服霧之道授微子，微子亦時以教諸學在含真易遷中者，我昔嘗得此方，乃佳可施用者也。

服霧法：常以平旦，於寢靜之中，坐臥任己，先閉目內視，仿佛如見五髒。畢，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，臨目為之，使目見五色之氣，相繞纏在面上鬱然，因又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。畢，咽唾六十過。畢，乃微咒曰：太霞發暉，靈霧四遷，結氣宛屈，五色洞天。神煙合啟，金石華真。藹鬱紫空，煉形保全，出景藏幽，五靈化分。合明扇虛，時乘六雲。和攝我身，上升九天。畢，又叩齒七通，咽液七過，乃開目事訖。此道神妙，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術者，爾可行此法邪。久行之，常乘雲霧而遊（此服霧法已別抄用，事在第三篇中。今猶疑存。此與本文相隨也）。其一女真是傅禮和，禮和是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也，北地人，其家奉佛精進。女常旦夕灑掃佛前，勤勤祝誓，心願仙化，神靈監其此心，亦得來此。久處易遷，今始得為含真台主也，常服五星氣以得道。禮和善歌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。

右定錄君言（張、傅二人外書不顯，或應各在家譜中）。又一條有楊書，又掾寫。

王衍為晉武帝尚書令其女字進賢，為湣懷太子妃。洛陽亂，劉曜、石勒略進賢渡孟津河，於河中欲妻之。進賢罵曰：「我皇太子婦，司徒公之女，而胡羌小子，敢欲幹我乎？」言畢，即投河中，其侍婢名六出，復言曰：「大既有之，小亦宜然。」復投河中。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湣之，撫接二人，遂獲內救，外示死形，體實密濟。便將入嵩高山，今在華陽宮洞內易遷之中。六出時年二十二三許，體貌亦整，善有心節，本姓田，

漁陽人，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。諷曾有陰德之行，以及於六出耳（《晉書》云：王衍長女名景風，貌美，賈后為弟謐娶之。少女名惠風，以配湣懷太子，恨之。如此則不甚美也。永嘉五年六月，王彌、劉曜、石勒破洛，賊欲逼妃，妃拔刀曰：「我太尉公之女，皇太子之妃，有死而已，終不為逆虜所辱。」遂見害，家人收葬於城西南洛水之北，追諡曰貞定妃。」與此說小異）。

範幼衝，遼西人也，受胎化易形，今來在此，恒服三氣。三氣之法，存青氣、白氣、赤氣各如綖，從東方日下來，直入口中，挹之九十過，自飽便止。為之十年，身中自有三色之氣，遂得神仙。此《高元君太素內景法》，旦旦為之，臨目施行，視日亦佳。其法雖鮮，其事甚驗。許侯可為之（此法亦以重抄書，在第三篇修有事中）。範監者即其人也，昔得為童初監，今在華陽中（又別云：曾為漢尚書郎，善解地理，以塚宅為意。此亦在第三篇，右三條並楊書）。

河內李整，昔受守一法，並洞房得道，初在洛陽山，近來入華陽中。又主諸考祟民間之事。整往為常道鄉公傅，受道入山時，已年六十（不知李作何位，亦應是監職。常道鄉公，魏元帝本封也）。罡山東北有穴，通大句曲南之方山之南穴，薑伯真數在此山上取石腦，石腦在方山北穴下，繁陽子昔亦取服（此罡山猶是大橫山，故後云：掾恒與方山五人往來，但不知有路通洞天中。不爾，繁陽子即鹿跡洞中何苗也）。此北綑山中亦有此物（未詳頴山在何處，今句曲北鹿跡山西有名頴角山，似當是其處也），石腦故如石，但小斑色而軟耳。所在有之，服此，時時使人發熱，又使人不渴。李整昔未入山時，得風痹疾，久久乃愈耳。此人先多房內事，殆不同今者疾之輕薄也（石腦，今大茅東亦有，形狀圓小，如曾青而質色，似鍾乳，床下乃皎白。時有黑斑而虛軟，服之乃熱，為治亦似鍾乳也）。羅江大霍有洞台，中有五色隱芝（此則南真及司命所任之處也）。華陽洞亦有五種夜光芝（此則司命所請，以植句曲內外者也），良常山有熒火芝，此物在地如熒火狀，其實似草而非也。大如豆形，紫華，夜視有光，得食一枚，心中一孔明。食七枚，七孔明，可夜書。計得食四十七枚，壽萬年（從來未聞有見之者，當是無至心尋求耳）。包山中有白芝，又有隱泉之水，正紫色（此即林屋山也。在吳大湖中耳）。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水，飲之除腹中三蟲，與隱泉水同味，雲是玉砂之流津也。用以珣衣，不用灰，以此為異矣（此水今從地湧出，狀如沸水，味異美。取蒐垢衣，便自得淨，即所呼為柳穀珣者，在長史宅東南一里許也）。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，於伏龍地植李，彌滿其地，展先生今為九宮內右司保，其常向人說。昔在華陽下，食白李，味異美，憶之未久，而忽已三千年矣（諸曆檢課，謂堯元年戊戌，至齊之己卯歲二千八百三年，高辛即堯父。說此語時，又應在晉世而已，云三千年，即是堯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。外曆

容或不定，如此丁亥之數，不將已過乎。《汲塚紀年》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，彌復大懸也）。後有郭四朝，又於其處種五果，又此地可種柰，所謂福鄉之柰，以除災厲。秦時有道士周太賓，及巴陵侯姜叔茂者，來住句曲山下，又種五果並五辛菜。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，今名此地為薑巴者是矣。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（地號今亦存，有大路從小茅後通延陵，即呼為薑巴路也。但秦孝公時，未並楚置郡，巴陵縣始晉初，不知那有巴陵之封，恐是巴蜀之巴故也）。此二人並已得仙，今在蓬萊為左卿。今南鄭諸薑，則叔茂之後，茂曾作書與太極官僚云：「昔學道於鬼穀，道成於少室，養翮於華陽，待舉於逸域。時乘飆輪，宴我句曲，悟言永歎，代謝之速，物存人亡，我勞如何？」太賓亦有才藝，善鼓琴。昔教糜長生、孫廣田，廣田即孫登也。獨弦能彈而成八音，真奇事也（孫登即嵇康所謂長嘯者，亦云見彈一弦之琴，斯言非虛矣）。叔茂種五辛菜，常賣以市丹砂而用之，今山間猶有韭薤，即其遺種邪（今呼為韭山，在大茅西，甚多大韭。又餘處亦有蒜薤耳，非出薑巴一處也）。今舍前有塘，乃郭四朝所造也。高其牆岸，蓋水得深，但歷代久遠，塘牆頹下耳（今舍語似是論長史宅，宅前今乃有塘，近西為堤牆，即是遏柳珣水，而去郭千甚遠。郭千在北洞西北，今有大陂塘，四朝先應住此，未解舍前之意，恐長史於彼復立田業，又有說在後）。四朝常乘小船，遊戲其中，每叩船而歌曰：清池帶靈岫，長林鬱青蔥。玄鳥藏幽野，悟言出從容。鼓楫乘神波，稽首希晨風。未獲解脫期，逍遙丘林中（晨風謂上清玉晨之風，非《毛詩》所謂「鴥彼晨風」之鳥也）。浪神九垓外，研道遂金真。戢此靈鳳羽，藏我華龍鱗。高舉方寸物，萬吹皆垢塵。顧哀朝生惠，孰盡汝車輪（女寵不弊席，男愛不盡輪。朝生蜉蝣也，以喻人之在世，易致消歇耳）。遊空落飛飆，靈步無形方，圓景煥明霞，九鳳唱朝陽。暉翮扇天津，菴藹慶雲翔。遂造大微宇，挹此金梨漿。逍遙玄垓表，不存亦不亡（玄垓九垓，皆八極之外，九霞之頂名也，飛登木星，亦名玄朗東陽之垓，故若士語，盧敖云：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矣）。駕舞神霄，披霞帶九日。高皇齊龍輪，遂造北華室。神虎洞瓊林，風雲合成一。開闔幽冥戶，靈變玄跡滅（四朝為玉台執蓋郎，故云高皇齊龍輪）。定錄言（右十二條掾寫共一篇）。

四朝，燕國人也，兄弟四人並得道，四朝是長兄也，真法其司三官者，六百年無違，坐超遷之，四朝職滿，上補九宮左仙公，領玉台執蓋郎，中間久闕無人，後以思和代四朝也。山下居民，今猶呼一平澤地為郭千者，是四朝之姓，尚存於民口也。四朝往曾使人種植於此地也，年年四朝每行，皆過詣此山，以造思和，遊看原阜（此是《茅傳》中言也。按如此說，郭千止是種植處，非居止也。住處則長史宅果應是矣。今塘牆既頹決，水不復甚停，人皆以為田耳。然其地汗闊，小壅猶自成也，可得泛舟而歌，但無人能追蹤遠世，可歎如何？後雲此四朝年年行過遊看，是上補去後，猶復憶羨舊居，所以數宴

良常，眷盼朋好）。張玄賓者，定襄人也，魏武帝時，曾舉茂才，歸鄉里，事師西河薊公，服術餌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，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，授以遁變隱景之道。昔在天柱山中，今來華陽內為理禁伯。理禁伯主諸水雨官也。此人善能論空無，乃談士常執本無理雲。無者大有之宅，小有所以生焉。積小有以養小無，見大有以本大無，有有亦無無焉，無無亦有有焉。所以我目都不見物，物亦不見無，寄有以成無，寄無以得無，於是無則無宅也。太空亦宅無矣，我未生時，天下皆無無也。其所論端據如此，桐柏諸靈，亦不能折也。自云：昔曾詣蓬萊宋晨生。晨生者，蓬萊左公也。與其論無，粗得人意，過此已去，尚未能本有，安能本無邪？與餘人論空無，天下中皆無人焉。其高氣秉理如此。東卿君紫微玄清亦莫得而幹也。理禁伯官亦保命之監國也（此論空無之理，乃殊得無宗，而玄玄固難，可曲核矣。真人之才義，亦是甚有優劣。東卿桐柏、紫微玄清，蓋相推並言談之英辯者，故舉此為標也。按《左傳》稱君之世子，從曰撫軍，守曰監國，監國之任，則是副貳。疑此監國或因作監司也）。趙威伯者，東郡人也，少學邯鄲張先生，先生得道之人耳，晚在中嶽，授《玉佩金鐺經》於範丘林，丘林乃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。學道得仙，遂授行挹日月之道，又服九靈明鏡華，遂得仙。昔亦來在華陽內，為保命丞。《河圖》云：吳楚多有得見太平者，其常語人云：此語不虛，此驗不久（如此諸學者，何可不彌加勤勵也）。其存明鏡，非世間常法也。受範丘林口訣云：善嘯嘯如百鳥雜鳴，或如風激眾林，或如伐鼓之音。時在天市壇上，奮然北向，長嘯呼風，須臾雲翔其上，衝氣動林；或冥霧飆合，或零雨其蒙矣。保命有四丞，此一人主為暴雨水，及領五芝金玉草。若欲致洪雨者，將可辭詣之也（又理禁伯亦主雨水，若請雨，宜並為辭也）。其一丞是咸陽樂長冶，東卿司命君鄉里人也，為小君所舉用。漢桓帝中書郎，晚從中嶽李先生受道，行七元法得仙（相去二百餘年，猶蒙卿袴之澤也）。一人是孟君入室弟子鄭雉正者，孟君所屬用（孟君，京兆人，或呼為孟先生，不知何名位）。其一人是西山唐房（此則《神仙傳》所載，是蜀人，奉事李八百者也），樂長治主災害，鄭雉正主考注，唐公房主生死，趙威伯主仙籍，並記學道者，並暴雨水靈芝草（洞宮官寮，司察吳越非民，在任不過此四丞也。其下則有四師，事在第三篇中）。

定錄道此（右此有掾寫，依紙墨亦言前篇，而中間有此失缺，此行後又割恐別復有事，並遺落，深可恨惜耳）。

杜契者，字廣平，京兆杜陵人。建安之初，來渡江東，依孫策入會稽，嘗從之，後為孫權作立信校尉。黃武二年，漸學道，遇介琰先生，授之以玄白術，隱居大茅山之東面也。守玄白者能隱形，亦數見身出此市里，契與徐宗度，晏賢生合三人，俱在茅山之中。時得入洞耳，或自采伐貨易衣糧於虛曲，而人自不知之耳。猶琰者即白羊公弟子也，今在

建安方山中也（琰即禁山符云：為孫權所殺，化形而去，往建安方山，尋白羊公，杜必當於此時受道也。音薛，即與舜同，字四畫，契三畫，分毫有異也）。徐宗度，晉陵人，作孫皓左典軍呂悌司馬，受風穀先生氣禁道，故得俱。晏賢生是步陟外甥，即宗度之弟子也。

契弟子二人，一人孫賁孫女寒華也，少時密與契通情，後學道，受介琰法。又以法受寒華。寒華初去時，先叛入建安，依邵武長張毅，毅即通親，故得免脫，事平乃歸茅山耳。寒華行玄白法而有少容，今嘗俱處也。玄白道忌房室，自契受道，不得行此（吳豫章太守孫賁之子也，山陰王孫奚之子寒華也。尋此二人，乃因奔淫無應，入道而用誌，能自抑斷如此，此宜其階也。賁是權同堂兄，有子四人，各名鄰、安、熙、疏，而無奚，或是小名，又無奚，或為王者也）。其弟一子是陳世京，世京，孫休時侍郎，少好道，數入佛寺中，與契鄉里，故晚又授法。契初將寒華入建安之時，時亦同舉，實賴世京濟其密計焉。此數子今處茅山之外，非常在洞中之客也，亦時得入耳，亦數至長史舍屋間遊戲。然多在大茅之間（建安初至孫休即位六十二年，杜初從孫策，不減年二十左右，則逃時已年八十許矣，不容此爾）。世京今服術澤瀉，寒華無所服（茅山通無石室，則必應起廬舍。既有服餌，使須藥具，兼猶資衣糧，不容都為隱默，但於時林筧幽阻，無人尋跡耳）。守玄白之道，常旦旦坐臥任意，存泥丸中有黑氣，存心中有白氣，臍中有黃氣，三氣俱生如雲，以覆身上，因變成火，火又繞身，身通洞徹，內外如一。旦行之，至日向中乃止。於是服氣百二十過，都畢。道正如此，使人長生不死，辟卻萬害，所謂知白守黑，求死不得；知黑守白，萬邪消卻。尤禁六畜肉及五辛之菜，當別寢靜思，尤忌房室，房室即死。

此道與守一相似，但如為徑要以減之耳。忌房室甚於守一，守一之忌，在於節之耳。初存氣出如小豆，漸大衝天，三氣纏煙繞身，共同成一混沌，忽生火在三煙之內，又合景以煉一身。一身之裏，五髒照徹，此亦要道也。此數人並已三百餘年，正玄白之力也。並是不死之學者，未及於仙道（玄白事已重抄出在第三篇修用中。計杜於建安初可年二十許，至晉興寧三年，始一百九十歲，諸人又晚學，而此雲並三百餘年，恐長三字，亦強可是二耳）。若欲守玄白者，當與其經，經亦少許耳。自可兼行，以除萬邪，卻千害。行之三十年，匿身隱形，日行五百里（一名此道為《胎精中景玄白法》也）。

八月十四日夜，保命仙君告（此告必應是告牙，亦可是試以戲長史爾）。牙守一，竟未起別寢邪（此一誥是論玄白守一事，忽然憶寅獸，寅獸當是未免房中，因而及此也）？淳景翳廣林，曖曖東霞升。晨風舞六煙，勃鬱八道騰。五嶽何必秀，名山亦足淩。矯手

攝洞阜，棲心潛中興。吐納胎精炁，玄白誰能勝？右杜廣平恒喜歌吟此，今疏相示。

右定錄君道此（此亦應同十四夜告，從杜來九條，並有掾寫共一篇）。

峨峨岑山，幽岩嶺芳，卓卓先生，乘和來翔。散發頹穎，躬耕陵堣。三餐自足，不期裹糧。玉跡東映，鳳響西彰。公侯招之，淩風振裳。處不矜嘿，出不希揚。被褐容與，杖策頡頏（此一篇有異手書，乃接前詩後，而後又仍接以蕭寂華門事。既真書，止說前一篇，已自右畢，則此詩非復是杜所作，而不知其義是誰）。近所摽靜舍地，此金鄉之至室，若非許長史父子，豈得居之？後世當有赤子賢者，乃得居此鄉。爾子孫事秘之，不可輕泄（按此所沄，即應是後雲長史所營屋宅處也。金陵之地乃廣，則此為最勝之地，非真仙不得居。故唯長史掾可居耳。赤子賢者，莫測為誰，或是姓赤，或是大人，或將來英賢應運者，乃當復得居之。既方是後世子孫時事，則非今所宜預言，兼以此地福重，不欲宣廣，使人濫住，致有犯穢故也）。許長史今所營屋宅，對東面有小山，名雷平山，周時有雷氏養龍，來在此山，後有薑叔茂，田翁亦居焉。其山北有柳汧水，或名曰田公泉，以其人曾居此山，取此水故也（雷平山在小茅北，基址相連，田公泉今具存。左右甚多水柳樹，故名柳珣。此泉即前所雲浣衣不用灰者，長史宅自湮毀之後，無人的知處。至宋初，長沙景王檀太妃，供養道士姓陳，為立道士廨於雷平西北，即是今北廨也。後又有句容山，其王文清後為此廨主，見傳記，知許昔於此立宅，因博訪耆宿。至大明七年，有術虛老公徐偶云：其先祖伏事許長史，相傳識此宅隻在今廨前，烏柏樹處應是，似猶有齋堂前井存。於時草萊蕪沒，王即芟除尋覓，果得磚井，土已欲滿，仍掘治，更加簁累。今有好水，水色小白，或是所雲似鳳門外水味也。於是審知是故宅，從來空廢，無敢居者。既雲金鄉至室，便為伏龍之膏腴矣。其西北即有長岡連亙，呼為長隱者也）。

雷平山之東北有山，俗人呼為大橫山，其實名鬱岡山也。《名山記》云：所謂岡山者也，下有泉水。昔李明於此下合神丹，而升玄洲，水邊今猶有處所。此山正東面有古時越翳王塚（本墓字，後人枎作塚。此山今連延甚長，後雲古人合丹，猶應是此。李明但言在方隅，則疑其小近南，水邊不復見有基跡。或漸蕪沒故也。越翳王是句踐四世孫，初不肯立，逃入菁山穴，越人董出之，後於吳徙還會稽，以周宣王十一年為孫諸咎所殺，越人又殺諸咎，不知那得遠來葬此。或當有神異處故也。今尋視未見指的墳塚，而如有兆域處者）。

右定錄君言（右三條有掾寫）。

華陽中玉碣文，在童初府西向，一雲四面，其文曰：解帶被褐，尋生理活，養存三亦，洞我玉文。領理八老，二十四真。不眠內視，微氣綿綿。把錄太素，玄之又玄，神道在今，子來乃臻。

易遷云：鄧夫人語之，解此則得仙。此仙之要言。易遷不解此，許侯可解注之（易遷則長史妻也。鄧夫人即鄧芝母也。此碣文乃粗可領解，皆上道中事，但下挺者，無由究知之，故令長史解釋，亦或試以戲之耳）。

右一條有某書

隱居今所安經昭靈台前，欲立小石碣子，刻書《華陽頌》十五篇，皆讚述此山洞內外事，庶以標誠靈府，永垂遠世，而未辦作石。今且載其文於此，曰：

河篇征往冊，孔記昭昔名。三宿麗天序，兩金標地英。（右樞域。）

宅無乃生有，在有則還空。靈構不待匠，虛形自成功。（右質象。）

總神列三府，分途交五便。陰暉迎夜翮，晨精望曉懸。（右形位。）

南峰秀玄鼎，北嶺橫秦璧。表裏玉沙津，周回隱輪跡。（右標貫。）

左帶柳汧水，右浚陽穀川。土懷北邙色，井洌鳳門泉。（右區別。）

郭千峙流岸，薑巴亙遠蹤。廟貌或時饗，別宅乃恒恭。（右跡號。）

吳居非知地，越家詎隱遷。樹蓋徒低蔭，石灶未嘗煙。（右類附。）

果林鬱餘柰，蔬圃蔓遺辛。熒芝可燭夜，田泉常浣塵。（右物軌。）

降轡龜山客，解駕青華童。寢宴含真館，高會蕭閑宮。（右遊集。）

清歌翔羽集，長嘯歸雲翻。子弦有逸調，空談無與論。（右才英。）

標舍雷平下，立靜連石陰。上道已衝念，飛華當軫心。（右學稟。）

方嵎遊瓊刃，華陽棲隱居。重離儻或似，七元乃扶胥。（右挺契。）

號期行當滿，亥數未終丁。迨乃承唐世，將賓來聖庭。（右機萌。）

濟神既有在，去留從所宜。靈跡何顯晦，冥途自相知。（右業運。）

刊石玄窗上，顯誠曲階門。動靜顧矜錄，不負保舉恩。（右誠期。）

右此十五首下各兩字，是其一篇中意，篇中字字，皆有義旨。後之人自以篇中事求之。